

超越 左与右？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

任军锋 著



Beyond right and lef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rdic Party Politics

上海三联书店

超越左与右？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

Beyond right and lef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rdic Party Politics

任军锋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左与右?: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任军锋著. —2 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9
ISBN 978-7-5426-5294-2

I. ①超… II. ①任… III. ①政党-政治制度-对比-研究-
北欧 IV. ①D756.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3616 号

超越左与右?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

著 者 / 任军锋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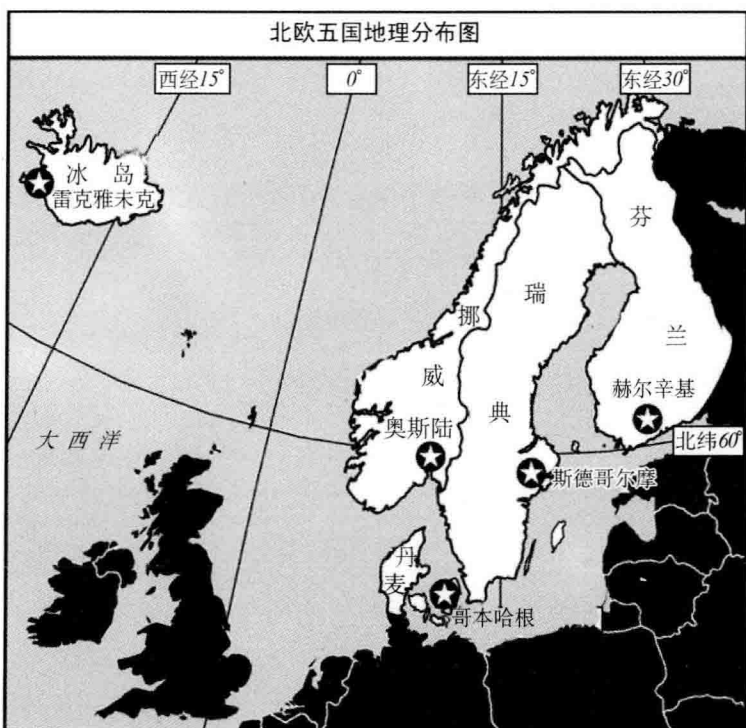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2.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294-2/D·293

定 价 / 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注：除了图上所标识的五个国家外，北欧地区还包括格陵兰半岛、法罗群岛、艾兰群岛以及斯瓦尔巴(Svalbard)群岛。格陵兰半岛和法罗群岛位于北大西洋地区，属于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艾兰群岛位于芬兰西南，隶属芬兰，实行自治(home rule)。斯瓦尔巴群岛隶属挪威，位于北欧地区最北端(北纬 78 度，东经 20 度)，有“午夜阳光地带”(lands of the midnight sun)之称】

目 录

导 言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概览 / 1

- 一、五国政制概述 / 2
- 二、五国政党政治诸特征 / 5
- 三、本书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9

第一章 政党与政党政治 / 16

- 一、政党：概念及其内涵 / 16
- 二、社会分野与政治诉求 / 20
- 三、现代政党之政治功能 / 23

第二章 北欧五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 25

- 一、后工业社会的价值变迁 / 25
- 二、“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北欧政党 / 34

第三章 代议体制与政党模式 / 47

- 一、北欧五国代议体制比较研究 / 47
- 二、制度结构与政党行为模式 / 59

第四章 政党竞争结构与公共政策 / 65

- 一、联盟政治与政治均衡 / 65
- 二、政党分野与政策共识之间的紧张 / 70
- 三、政党策略与福利国家 / 75

第五章 从“泥足巨人”到政府的灵活支柱？

——以瑞典政党模式为例 / 80

一、瑞典政党组织模式之变迁 / 80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与“中间道路”的政治 / 85

三、政党组织：从公民社会到国家 / 90

第六章 超越民族—国家？

——欧洲一体化与北欧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 / 99

一、“新欧洲”背景下的北欧各国 / 99

二、国内与国际：政党政治之双重性 / 109

三、政党之政治诉求与国家利益 / 114

第七章 福利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困境：以社会民主党的解组

为例 / 119

一、北欧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变迁 / 119

二、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与作为资本的管理者：双重角色的紧张 / 127

三、“寡头统治铁律”？社会民主党政治动员能力的削弱 / 129

结束语 政党与现代国家：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为中心 / 136

一、“新政治”语境下的“左”与“右” / 136

二、政党：大众的抑或精英的？ / 138

附录 I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党纲 / 141

附录 II 1945 年以降北欧五国历届政府及其党派构成一览 / 177

附录 III 1970 年代以降北欧五国历届议会选举中各政党得票情况 / 185

导 言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概览

从地域范围看,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欧”包括五个独立国家。它们从东往西依次是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其中包括三个半自治区域:隶属芬兰的艾兰群岛,隶属丹麦的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半岛,以及隶属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之所以将这一地域范围的五个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主要是基于五国相似的历史经历、语言和文化纽带。这里大部分人口信奉路德教。除芬兰外,其余四国在语言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点,即使在芬兰,瑞典语曾经一度成为那里的主导方言,瑞典语至今仍是芬兰的第二大语种。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甚至可以不通过翻译相互交流。瑞典、挪威、丹麦由于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们通常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即是指这三个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主要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而人们常常用Nordic指称地理意义上的北欧五国(参见扉页图)。

总体来看,北欧国家往往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一致性:政治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三个君主制国家(瑞典、挪威和丹麦)和两个共和制国家(芬兰和冰岛)尽管在政体结构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除芬兰外,国家元首的地位基本上是象征性的;都具有比较温和而又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极端派很难获得强有力的政治影响;都实行代议民主体制;都推行高福利、高税收的经济政策;各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宗

教教派都是路德教。由于五国之间在许多领域长期的密切合作,使得这里形成了一定的区域认同,在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一、五国政制概述

瑞典和挪威分别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西两半部。瑞典国土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887.5 万;挪威国土面积约 38.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50.3 万;丹麦面积为 4.3 万平方公里,人口 535.3 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形狭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部为诺尔兰高原,南部及沿海多为平原或丘陵。从国内民族构成上看,三个国家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在瑞典,90%的人口为瑞典人,外国移民及其后裔约 100 万(其中 52.6%为外籍侨民),其中最多的是芬兰人,其次是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北部萨米族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约 1 万人。官方语言为瑞典语。在挪威,除 3 万居住在北部偏远地区的萨米族外,挪威人构成了该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但与瑞典和丹麦不同的是,挪威有两种官方语言:博克玛语(Bokmal)和尼奥斯克语(Nynorsk),前者主要集中在挪威北部和奥斯陆、博根(Bergen)以及特隆赫姆(Trondheim)等城市地区。而挪威南部和西部边远地区人口主要操尼奥斯克语。挪威政府一度试图将两种语言统一起来,但几次尝试均未获成功。丹麦国内除少数集中在北斯莱斯维(Slesvig)的德裔人口外,大部分人口属于丹麦人。在三个国家,主要人口信奉基督教路德宗。

芬兰国土面积约 38 万平方公里,人口 517.6 万。芬兰语和瑞典语都是芬兰的官方语种,但有 92%以上的人口说芬兰语,只有 6%的人口说瑞典语,而且主要集中在芬兰西部和南部沿海主要城市。艾兰群岛享有广泛的地方自治权,其人口操瑞典语,政治制度也与本岛不同。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俄罗斯人和萨米人。芬兰与俄罗斯有 800 英里的边境线。二战期间,芬兰被迫将卡雷利亚(Karelia)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冰洋盛产镍金属的出海口佩特萨摩(Petsamo)割让给苏联,这

使得芬兰丧失了其领土总面积的 11%，40 万难民被迫迁往其他地区。冰岛领土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 27.8 万，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及郊区地带。除了北约驻冰岛军事基地的美国军人外，冰岛国内没有少数民族，也很少有外国侨民。

五国中瑞典、挪威、丹麦均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与当今西方立宪君主政体类似，国王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其职能主要是代表性的。王室后代中年龄最长的子嗣不论男女都可以继承王位。芬兰和冰岛两国实行共和体制。在冰岛，总统除了在组织内阁时发挥重要作用外，其他时候总统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总统每四年一届，由选民通过普选产生。而在芬兰，总统则拥有较大的权力，其地位远在总理及国务委员会（即政府）之上，他可以解散议会，重新组织选举，委任国务委员会委员，主持该委员会每星期召开的国务会议。总统每届任期六年，可以连选连任。

五国议会均实行一院制。五国议会均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委员会制度。冰岛议会有议席 63 个，每四年改选一次，但随时可能被解散。上院有议席 21 个，下院 42 个。两院平权，议案需要同时经过两院批准方能生效，某些重大议题如预算案的制定需要成立两院联席会议共同进行。总理要向议会负责，其人选的确定往往要经过各派反复的谈判讨价还价。内阁部长通常也是议会议员。

在瑞典，1975 年前，议会议席总数为 350 个。由于议会投票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由于支持票与反对票相等而不得不抽签决定的尴尬局面后，所以，从 1975 年起将议会议席数减少一个，此后议会席位总数一直维持在 349 个。其中 310 个议席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另外 39 个席位在各政党之间分配。议会每三年全部改选，每年 9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瑞典的选举日。全国按照地理单元分为 28 个选民区（constituency），根据所在地区适龄选民的总数，各选区议员的数目从 2 到 36 个不等，每一个选民区又分为数个选举区（election districts），选民数从 10 到数千个不等。全瑞典总共有 6500 个这样的选举区。一个政党要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至少要获得 4% 选民的支持。由于瑞

典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所以在—个选区内,一个政党只要获得该选区内 12% 的支持票,一般都可在议会中赢得一个席位。议会各政党共同推选 1 名议长,3 名副议长。议会掌握立法权,但对宪法、王位继承法以及出版自由法的修改须得到连续两届议会的同意方可实施。挪威议会有席位 165 个,每四年全部改选。政府总理无权解散议会。全国以县为单位划分为 19 个选民区,各选区代表数目从 4 到 15 个不等,各选区的议席数并不完全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挪威的选举并不严格遵循比例代表制。在那些议席数目很少的选区,小党派几乎没有任何赢得席位的可能。同瑞典和挪威—样,丹麦议会也实行—院制,有席位 179 个,选举周期和挪威—样,都是四年,但期间总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解散议会,这就使丹麦实际的议会选举频度往往很高,例如,从 1945 年到 1989 年间,丹麦共举行了 18 次议会选举,平均每两年举行—次。丹麦全国划分为三大选区(electoral regions)——大哥本哈根(Greater Copenhagen),艾兰(Islands)和纽特兰(Jutland)以及 17 个选民区,179 个议会席位中有 135 个是从 17 个选民区产生,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分别有两个席位,其余 40 个席位分配给那些在选民区未能获得其应得席位的政党,—些小的政党往往因此获得了议会代表权,但政党同时需要获得 2% 以上合法选民的支持才有机会得到这—代表配额。芬兰议会有议席 200 个,每四年—届,但有时也可能被总统解散。全国划分为 15 个选区,每个选区的席位按按照人口基数分配,—般从 7 到 29 个不等。议会与总统共同掌握立法权,与其他国家议会不同的是,在议会中,许多法案只有超过绝对多数方可获得通过:例如在涉及年度增税的法案问题上,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才能成为正式法案;而如果涉及修改宪法,则需要得到六分之五以上多数票的支持。^①

与西方大多数立宪君主制国家相似,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政府

① 以上有关北欧五国的数据,可参见:Francis Jacobs,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George E. Delury, (ed.), *World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ystems and Parties* Vol. II.

(内阁)要向议会负责。在瑞典,政府首脑为总理。总理人选由议长提名,只要得到议会过半数成员的支持即可获得通过,这就使议会少数派政党组织政府成为可能,如1978年的乌尔斯滕(Ola Ullsten)政府就是一例。总理或议会(只要得到议会多数不信任票支持)均有权解除某一部长的职务。同样,在挪威,行政权名义上由君主掌握,但实际上却由以总理为首的国务委员会负责,接受议会监督,如果失去议会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的信任支持,该委员会必须解散。委员会中的部长人选可以从议员中遴选,也可以从议会外专业人士中遴选。在职议员如果进入委员会,必须暂时辞去议员职务,期间由他人代行其职务。由于只要邀集大批议会多数票支持便可组织政府,所以经常出现议会中少数党通过政党联盟获得组织国务委员会的机会。在芬兰,国家行政大权主要掌握在总统手里,总统可以创制立法,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他有权委任高级公务人员,并独掌外交权。日常行政事务则主要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即国务委员会手里,内阁有13到18位部长。总理主持内阁的日常事务,但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力。^①在冰岛,总统虽然在理论上有权提出议案,就某一议案组织全民公决,但实际上总统很少行使这一权力。所以行政权主要掌握在内阁总理手中,总理向议会负责。与北欧其他国家类似,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保证本党组织内阁的议会多数,所以内阁往往是在议会内政党联盟基础上产生的,参加该联盟的各政党领袖可以直接列席内阁会议,参与政府事务。

在五个国家,最高法院有权监督政府,确保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同时对议会立法和政府行为拥有违宪审查权。

二、五国政党政治诸特征

在北欧国家,政党的政治活动往往得到政府财政上的强有力支

① 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出现,社会民主党人佐尔查(Kalevi Sorsa)担任芬兰总理时期(1972—1975,1977—1979,1982—1987),借助社会民主党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职期间使总理的权威得到明显提高。

持。国家根据各政党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分配政党获得财政援助的额度。在瑞典,平均每个席位每年可以获得国家 239 000 瑞典克朗(约 40 000 美元)的财政拨款,那些在连续两次选举中获得选票超过适龄选民总数 2.5% 的政党也可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国家还有一种被称为“秘书处补助”(secretarial grant)的补助金制度,规定为政府中的反对党所提供的补助比例应高于执政党。国家也为许多青年政治组织提供资助,城镇理事会和各省常常为那些参与这类组织的党派提供数量不等的财政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数目大致在 230 000 000 瑞典克朗左右。在挪威,各政党从中央机构到县和基层机构的大部分活动经费由国家财政支付,每个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均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年度补助。从 1969 年开始,丹麦开始根据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数目为各政党提供财政补助,当时的补助额度相对较少,但自 1987 年以降,补助金额得到大幅度提高,各个政党的议会党团均可获得议会提供的固定的活动经费。

五国政党政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较高的稳定性。总体来看,五国中,尤其是瑞典和挪威的政党体制很少发生结构性的分化组合,新党出现的机会也较少。瑞典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从 1920 年代以降,瑞典政党竞争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维持了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典型的“五党体制模式”,即在政治光谱上,一端是保守党、自由党、农民党(或称中间党)组成的右翼势力,另一端则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①与北欧其他国家的兄弟党相比,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 SAP)执政时间更长,从 1932 年到 1976 年,1982 年再次成为执政党。左翼共产党规模较小,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支持者。而处于中间和右翼的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常常政见不和,难以形成针对社会民主工党政治上的对抗力量。总之,左、右两翼阵营之间在支持者力量对比上很少发生大的位移,即使在 1970 年代早期挪威和丹麦国内选

① [丹麦]福尔默·威斯蒂主编,《北欧式民主》,赵振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69 页。

举中发生了急剧的权势转移时候,瑞典国内政党权力格局仍然能够基本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未出现如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芬兰的农民党这样的激进式的民粹主义政党组织。直到1981年绿党成立之前,在瑞典,社会的要求和不满基本上是通过既有的政党体制途径表达的。

五国政党体制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长期主导地位。除冰岛外,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1914年,挪威工党(Det Norske Arbeiderparti, DNA)在1928年,丹麦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kratiet)在1924年。尤其是1930年代以降形成的“红-绿”联盟,使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固。直到1970年代,社会党基本上连续执政。虽然此后社会党的得票率有所下降,但它在三国政治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瑞典社会民主工党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1982—1991年连续执政9年;挪威工党1945—1965年连续执政20年;丹麦社会民主党1953—1968年连续执政15年,1975—1982年连续执政6年。^①芬兰社会民主党1966—1987年连续执政21年,到1990年代,芬兰社会民主党仍然是该国影响最大的党。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维持其长期的执政地位,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于五国社会结构分野并不明显。瑞典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瑞典政党结构的分野主要基于社会阶层和经济利益的分野。国内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相对同质性使得在许多其他国家常见的基于民族、宗教和文化分野的政治组织无从形成,从而减少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紧张对抗。尽管1960年代以降建立在宗教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民主联合党(Kristdemokratiska Samhällspartiet)开始其政治活动,但该党极端的保守主义立场,其在选举中赢得的支持票很少超过3%。此外,瑞典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分野也相对较弱,使

^① 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95—97页。

得政党政治对抗的强度也相对其国家较低；丹麦虽然政党数目众多（能够有代表进入议会的政党数目经常在八个以上），但几乎所有政党分野都不是以民族或文化分野为基础的，中心和边缘以及阶级之间的分野也不明显。这种一致性是丹麦政治领域各党派相互合作、建立共识的基础。在许多议题上，各主要党派之间往往能够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在丹麦，一个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政党常常能够通过再在议会中组建政治联盟获得政府权力，如 1973 年至 1975 年的哈特苓（Poul Hartling）政府，其所在的自由党在议会中只有 12.6% 的席位。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始终奉行渐进式的改良路线，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常常以各政治派别的广泛同意为基础，这就使政治极端派失去了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舞台。^①

其次，这种稳定性还在于各国的选举制度安排。政党作为政治动员的一种手段，往往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某些政治议题进入政治过程，而另一些议题却被排斥在外。可以说，政党就是对某些政治倾向的筛选机制。北欧政党也难出其右。在瑞典，一个政党要在议会中取得议席，至少要得到 4% 的选民支持票，对于那些小型政党来说，要获得代表权，这一规定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另外，研究者们还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瑞典政党结构的稳定性。北欧国家政治文化普遍表现为注重实用、崇尚渐进、尊重权威、反对走极端，这使得人们在许多问题上更易于达成共识。又以瑞典为例，工会与雇主之间长期的密切合作，许多政策目标诸如福利国家、外交中立等等，均构成了瑞典政党政治稳定性的重要基础。而从瑞典的决策过程来看，一项法案在通过之前往往要进行广泛的征询讨论，一些关系重大的立法在正式通过之前甚至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才能做出，这一过程有时甚至可以持续两三年之久。

① 与瑞典和丹麦不同，挪威社会结构性分野则要明显得多，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不同宗教、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结合起来，在挪威国内，使得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政治上常常处于不利地位的北部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

三、本书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政党研究是当代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门类,其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党组织本身,二是政党体制。前者关注的是政党组织的内在结构、权力关系及其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如德裔意大利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密歇尔斯(Robert Michels)从结构、心理和智识三个层面在对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寡头统治铁律”这一政党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论断,对后来许多学者分析政党、官僚政治、组织行为以及代议民主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西格蒙德·纽曼对现代政党组织结构的研究,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迈尔(Peter Mair)等人对英、美、德、意以及北欧等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组织当代变迁的研究。^①与对政党组织本身的研究不同,学者们对政党体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不同政党之间的互动结构。与政党体制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研究者们对政党数量的关注,政党数量与政党体制的稳定性(如塞缪尔·亨廷顿^②),政党数量与政党类型(如乔万尼·萨托利^③),选举制度与政党数量,如法国社会学家莫瑞斯·迪韦尔热和美国政治学者E. E. 谢茨施耐德等认为:单名选区制和多数得全票制往往是形成两党竞争模式的基础,而比例代表制则更有利于多党体制。^④

总体来看,当代政党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倾向:

① 参见:Neumann, Sigmun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罗伯特·密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及Katz, Richard S. & Mair, Peter (ed.), *How Parties Organiz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②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七章。

③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9-238.

④ 参见: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54). 以及E. E. 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眼中的美国民主》,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一种倾向是将政党视为“自变量”，认为政党会对政府形式和政治输出产生影响；另一种倾向则将政党视为“因变量”，认为政党是政体结构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型塑的结果。前一种倾向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如亨廷顿、谢茨施耐德、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等学者认为，政党之间的竞争是政治参与扩大甚至民主政治的首要推动力量；^①而后一种倾向则主要为政治社会学家所采用，在他们看来，政党体制往往是特定社会分野结构的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带来政党竞争格局的变化，如李普塞、罗坎等学者。^②这一研究方法取向也为研究选民投票行为的学者们所采用，他们往往强调选民投票倾向对于政党行为的影响。

实际上，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政党常常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只是由于研究者的主题以及视角的不同，而在方法上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如研究社会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将政党视为因变量；而如果要考察那些影响议会唱名表决的因素、政党组织在候选人竞选过程中的作用，或者探讨党派忠诚对于选民投票行为以及投票结果的影响，研究者们往往会将政党视为自变量。所以，两种方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研究者们常常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求研究的周延性。“政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而政党一旦形成，便成为决定政治生活的条件之一。一个政党可以被视为既定经济上的阶级结构和宪政秩序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借以运作的持久的组织和结构通道。”^③

本书将从北欧国家政党自身的发展理路出发，将政党这一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置于北欧特殊的政治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力图

① 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载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379页。

② 参见：Seymour M. Lipset,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③ Leon D.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 235.

揭示现代政党政治生成与变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政党于现代政治生活复杂的互动网络中所呈现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结构。

为此,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政党与政党政治。现代政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派。它是现代大众社会民众选举权扩展的伴生物,是19世纪以降逐步形成的大众选民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组织形式。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中,政党是唯一能够赢得选举的组织形式,它垄断通往权力的唯一通道。现代政党形成的社会结构基础在于社会分野。决定政党体制模式的四种主要社会分野包括: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与教会、城市与乡村、工人与雇主。这些分野常常彼此交叉,彼此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现代政党的主要政治功能包括:大众选举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党竞争的推动作用;政党能够帮助简化选民的选择范围;政党通过执政在使其组织结构嵌入国家权力系统的同时,成为国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实现相互沟通、彼此制衡的政治“杠杆”。

第二章,北欧五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一转型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后工业社会相伴随的是人们基本价值观的转向。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以及与这种冲突相关联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人们所关注的则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性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北欧政党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在本章指出,公众价值取向模式的改变对北欧政党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分野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的分野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的分野转变;二是传统政党竞争结构中的左—右分野呈现空前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三是选民传统意义上相对稳定的党派忠诚开始趋于弱化。

第三章,代议体制与政党模式。在分别考察五国代议体制生成模